

政體與身體

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

黃金麟 著



政體與身體

——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

黃金麟◎著

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

2005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黃金麟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 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 22312023

高雄門市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 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叢書主編 沙淑芬

校對 陳龍貴

封面設計 胡筱薇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933-8 (精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聯經學術叢書

編輯委員會

侯家駒(主任委員)

于宗先、王汎森、江宜樺、何寄澎
林載爵、楊儒賓、錢永祥、顧忠華

自序

以五年的時間來研究一個問題和寫一本書，並不能保證書中的論證和分析必然無誤。畢竟，時間不能作為瑕疵和疏漏的藉口。與前一本書《歷史、身體、國家》的寫作心境相似的是，這本書的醞釀和寫就也是在回答一個基本問題，即現代性在中國的開出和演變究竟對存活在其中的人，產生甚麼根本改變？透過蘇維埃革命的進行與其中包含的理念和理想，我試圖經驗地解析「人」的存在與可能性。這個複雜的問題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討論來思索，而所得的答案也將因為學門和知識的性質而有差異。在無意追求絕對與單一答案的前提下，我希望透過歷史的考究和解析提供一些思索的條件。這個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結合就是我用以解答這個問題的進路。也因為如此，我的討論不能作為了解「人」的全部線索，這個不足是讀者和作者都應該知道的部分。

在一片告別革命的聲響中討論革命與身體的牽連，這個動作不能被看做是脫離潮流。因為革命蘊含的善意和義理，並不

會因為革命不再成為可能的出路就消逝無形；對解放的企求也沒有因為革命的暴力和恣意，就此終結。隱含在革命理想中的解脫，依舊是難以企及的夢想。在此情況下，反省和檢討革命等於是提供我們一個觀看現世不合理的有力進路。這種透過革命和革命遭遇的阻滯，來省視現世的蒙昧和革命本身蘊含的蒙昧，是本書試圖達致的目標。當然，學術研究不必然需要配合政治潮流，或形成媚俗的宣稱，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立場。這種挖掘真實和探索未知的工作才是學術應該進行的工作，蘇維埃革命的探索就是秉持這個原則進行的知識之旅。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的研究一直受到國科會的長期支助，這是我首先需要感謝的對象。沒有這些點點滴滴的經費支助，我的好奇和焦慮不會變成具體可見的文本。與此同時，我也要感謝東海大學和國科會在2001年提供我一年的進修時間和經費，到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進行訪問研究。這段期間，我的資料蒐集和寫作深深受惠於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和偉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的豐富收藏。沒有這些圖書和資料蒐藏的提供，這本書會有許多缺陷。在這裡我也要感謝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給予我的一切方便。當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豐富蒐藏，也是這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條件。沒有這些機構的支持，學術研究的奢侈和昂貴將無以實現。在過去幾年中，我曾陸續透過學術會議和演講的方式發表本書的一些篇章，這些會議包括2002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由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的「殖民現代性與身體建構」小型研討會，和2003年由政治大

學社會學系主辦的「台灣社會學學會年會」。我要在這裡感謝會議的評論人沈松僑和吳介民等人，和與會的學者及同學對於這些文章的批評與建議。

雖然學術研究是一條孤獨的道路，而東海的地理位置更讓這種孤獨在空間上顯露無遺，但因為有網路的出現和研究助理的協助，這條路走來並不寂寞。在這本書出版的同時，我要特別感謝過去幾年來陸續協助過這本書的資料蒐集的助理，他們是徐秀琴、林庭瑤、許裕昌、陳惠萍、吳哲良、黃洛晴、蔡洪琄、林碧茵和蔡連裕。沒有他們的協助，這本書將無法以現有的面貌呈現出來。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我的飯友蔡瑞明和丘為君，沒有這些「酒肉朋友」的分擔壓力和鬆弛精神，學術會變得有點單調。聯經的編輯委員會對本書部分論點的批評與建議，以及協助本書的評審與出版，也是我要感謝的對象。

我的家人對我的支持是我衷心感謝的部分。他們的寬容和付出讓我得以優游在學術的世界裡，享受探索和爭議的樂趣。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我的父親和姊姊對我的無盡支持，也要特別感謝咸惠和安婕帶給我的溫暖與平靜。看到安婕每天愉快地成長，是我感到最高興的事。藉此機會，我要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妻子和女兒，感謝她們讓我充實地活著。這本書的完成需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忙，但他們都不應該為書中的任何錯誤論點負責，這個責任應該由作者個人負擔。

黃金麟

2004年初冬於台中大度山

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

1928-1937 / 黃金麟著．--初版．

--臺北市：聯經，2005 年（民 94）

368 面；14.8×21 公分．

參考文獻：17 面；索引：10 面

ISBN 957-08-2933-8(精裝)

1.社會發展-中國

748.283

94020951

目次

自序	i
第一章 脈絡化的身體歷史	1
革命與身體	1
流動的歷史	17
蘇維埃身體	24
第二章 蘇維埃的政體與身體	35
蘇維埃的誕生	35
政體與身體	48
階級化的身體	72
第三章 身體領導權與蘇維埃身體的建構	93
宏觀的身體歷史	93
政權與身體領導權	97

童子軍、三青團、官方身體	104
少先隊、兒童團、革命的身體	118
普世的陰影	138
第四章 動員的政治經濟學	155
無所不在的動員	155
土地革命與動員	166
動員的技藝	180
善意的難題	199
第五章 「到前線去」與「到紅軍去」	205
武裝與操練	205
鋤頭與槍械的選擇	226
優待與歡送的政治	238
逃跑與歸隊	248
第六章 婦女、兒童與勞動者的身體	261
片面的解放	261
娜拉的出路	266
過度政治的身體	278
勞動的政治義務	287
第七章 「時刻準備著」——革命時期的中國身體	311
訓政與訓政之外	311

蘇維埃的道路	319
參考文獻	327
索引	345

第一章

脈絡化的身體歷史

革命與身體

以身體作為線索來討論革命的歷史，不但會牽涉到歷史的「應然」與「實然」辯稱，也會將討論的焦點從舊有的政權更迭與階級鬥爭，轉移到人的處境與身體的遭遇。這個觀看焦點的轉移也許不會改寫一場革命的全部歷史，卻能讓我們以新的、更貼近「人」的角度來觀看歷史的發展，體認客觀現實如何限制或激發人的欲想與抗拒，使歷史形成預計或未預計的結果。這種應然與實然的交錯發展，不單顯現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過程中，也顯現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挑戰上。這個共通的面貌自然也會對存活於其中，並構成革命能夠開展的個體身體產生牽制和影響。也因為身體的這種遭遇，讓我們可以對革命的本質與矛盾，乃至表象和真實，有特定的了解。當然，這個努力沒有排斥我們可以從其他進路來研究革命，甚至

形成不同的觀看興趣。Lynn Hunt對法國大革命的符號和語言解析，就清楚呈現革命的不同解釋可能¹。這種以不同進路來理解革命的做法，自然也適用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上。雖然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解釋中，「階級」具有無上的概念重要性，而圍繞在「階級」周邊的相關概念和因果解釋，也確實提供一個觀看階級革命的有力進路，但這並不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其他的描繪和解釋可能。

以身體作為觀看革命的線索，並不是要取代階級的解釋地位，而是要讓階級革命的善意、理想、矛盾與衝突，透過身體的經歷更具體地顯露出來。這種經由身體來理解革命，經由革命來體現身體的做法，可以讓我們對革命與身體的交錯發展有深入的了解。由於革命涉及的範圍甚廣，而作者也無意對所有革命進行跨時空的比較和檢討，以形成諸如Barrington Moore和Theda Skocpol式的研究結果，因此在這本書中，我將緊扣蘇維埃革命在中國的出現來評論革命與身體的關聯²。這個討論將盡力標示出革命在身體層面的發展，與身體在革命過程中的遭遇和反應。我將把分析的焦點置放在革命如何和為何因為身體的存在與抗拒，而產生策略性的動員與計算。這個身體的政治經

1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 見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兩書對革命的經典比較研究。

濟計算，又如何在實踐的過程中折損革命的善意，使革命走上自我背離之路。這個矛盾和關聯就是這本書要探討的主題。

在討論革命的議題時，我們不能忽略現有關於革命的諸多討論，對於這個議題的論述貢獻。除了以革命起家的馬克思主義外，以法國大革命、蘇聯革命、中國的共產革命、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國家的反殖民革命作為主題的討論，更是所在多有。對這些革命行動的個別或比較性研究，構成了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如果我們能以「革命史學」來稱呼這些相關研究，它的趣味、價值和重要性，不會比現有的任何研究或流行討論來得輕微多少。雖然在當下的學術和政治市場中，革命已不若半個世紀前具有吸引力，但它所掀起的變動已然改變這個世界的基本風貌。然而，隨著蘇聯革命的走上專制統治，第三世界反殖民戰爭的相繼勝利，和共產政權在上個世紀末葉的相繼倒台，以市場經濟來挽救社會主義的破敗，革命的風采和允諾的出路也不再具有說服力。在一片「告別革命」的呼聲中，這個曾經振奮人心，並予人以無限想像的政治動作，開始成為邊陲選擇³。如果學術討論不必然需要以現實發展和政治出路作為取捨，我們顯然不能低估和遺忘這個牽動著政體、政權、階級關係和身體利益的力量，對於個體身體的影響。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忽略身體對革命的抗拒和挑戰，以及造成的

3 對一些仍處在專制統治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革命依舊具有難以抵擋的魅力，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有關「告別革命」的反省陳述，見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台北：麥田出版，1999）。

動員挫敗。這個重估不是要去歌頌或喚起革命，而是要了解人在歷史中的存活樣態，和革命對身體的啟動、引導與抑制，以及身體對革命的牽制影響。這個交錯的發展和反映的真實，可以讓我們對革命和身體都有比較好的了解。

在討論革命與身體的關聯時，我們必須對既有的分析觀點進行某些調整。最明顯的是，在討論革命的發生時，我們在乎的不是政權的更迭與階級關係的更動。這個一般以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來稱呼的動作，不是這裡要討論的課題。雖然在一般的革命研究中，政權的更替和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以及社會剝削關係如何因為革命的誕生而產生實質改變，經常是這些論述的主要內容，但這種以政治權力和階級關係為焦點的討論並不是我想要遵循的取徑。這個方向的修正無意否認政權的誕生和階級關係的改變，通常都以大規模掠奪個人身體作為發展條件，但這些重心的置放卻容易忽略掉，革命對身體的「應然」宣稱，究竟對身體造成甚麼實質影響。而身體的實然存在，又對革命產生甚麼抑止和消磨作用？這些關乎革命發展與成敗的因素，是討論革命時不能忽略的因素。這個看法沒有否認革命的發生和演變，還牽涉到許多結構性、外在性與國際性的原因存在。在本書的討論中，我將盡量把這些因素擺置在革命的進程中來陳述，並顯現它們對身體的牽制和影響。

以身體作為線索來討論革命的發生與變化，這個企圖將使身體從隱而不顯的狀態，變成權力揮使和對抗的對象。當然，就身體與權力的互為建構關係來看，這只是一個較為激烈的過程而已。因為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從來就沒有逃脫過權力的凝

視與支配，差別只是程度、範圍和權力的從出與涉及對象的不同而已。在家庭的權力體系、學校教育、工廠勞動和軍事操練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規訓性權力的存在。相對產生的紀律發展和勞動效果，則是權力行使在身體上的外顯結果。在傅柯對教養院和監獄等刑罰體系的討論，乃至性意識史的探討中，都可以看到規訓性力量的存在與造成的馴服效應⁴。不過在討論革命與身體的發展時，規訓性權力卻不是唯一涉入的權力形式，雖然它的存在是革命能夠發生和進行的重要條件，但鎮壓性權力（如武力的威嚇和使用）和行政權力的存在，也是革命能夠開展的重要原因。這個交雜著不同權力形式的運作，是革命呈顯於外的重要特質，也是它能夠調動和領導身體的原因。這些以軍事武力和行政權力作為表現管道的權力形式，是討論身體發展時不能低估的力量。

然而，也在這些不同權力的存在上，我們看到一個折衝、矛盾與聯合的權力行使圖像。這些發生在不同權力形式之間和之內的矛盾與合作，使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和權力之網，與實際的權力行使效果之間產生難以磨合的落差。而存在於其間，並受其約制和調動的身體，也因此獲得喘息與抗拒的空間。另外，身體的原始欲求和情慾，也會對革命的訴求產生一定的消抵作用，使革命和身體處在矛盾、對立的狀態。這兩個事實

4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Y.: Vintage Books, 1979);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Y.: Vintage Books, 1980).

說明，我們不能把權力的存在和行使視為綿密、沒有罅隙的過程。我們也不能把身體視為是沒有慾望和需求的生物體。這兩種看法都不符合事實。權力有其起源上的限制。從實際的革命過程中，我們將發現權力之間存在著競爭和互斥關係。這個矛盾關係不見得是歷史的必然，但它的發生卻足以讓革命產生自我消解，影響到革命對身體的支配與調動。這些發生在革命過程中的細微矛盾和對這些矛盾的檢討，將可以讓我們對革命的所以然有更清楚的了解。

如果說革命的發生必然隱含一個「應然」與「實然」的宣稱，甚至它本身就是「應然」對「實然」的強制與凌駕，我們顯然必須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為甚麼有些人會選擇走上革命之路，有些人卻從中逃逸？這個問題其實不會有一致的答案，而每個人也不見得只以一種理由來決定自己的路向。走向革命或拒絕革命，在不同的個人、團體或階級身上，都有不同的理由和考量。這裡並沒有共同的標準——如馬克思所宣稱的階級利益——可以作為最後判準。而「應然」也不見得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標準。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想打破一個迷思，即一般認為社會革命比政治革命來得具有群眾基礎和群眾跟從性，而且這種跟從性還可以用階級來區隔和命名稱之。當然，就革命的發生來說，被革命者（如地主與布爾喬亞階級）通常會因為既得利益的受損，而反對和拒絕革命。這個現象在各個政治和社會革命中都可以看到。但這種利益與行動的一致，卻不一定會在革命者，和革命者所處的階級成員身上顯露出來。在利益從來就不是只有一種，而存活的人又陷在各種慾望